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二

紀行下

律詩三十六首

去蜀

新添

五載客蜀郡一年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恨別

洛城一別

作三

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注曰一云六

草木變衰行劍外

注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

兵戈阻絕老江

邊

注曰道路梗阻未可歸也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

注曰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注曰仇注

新發于河南三橋故也。○杜白乾元二年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出穴也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洙曰梅福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巴蜀留帶而愁也九江春草外洙曰九江名三峽暮帆前洙曰見忠

州三峽內注○趙曰九江獸就成都卜洙曰史記嚴君平避世

曰言不思再往成都以嚴君賣卜於成都市休為吏部眠洙曰晉書畢卓太興末

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吏部也遠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而照以為蓬萊如可到洙曰庾信哀江南賦云舟楫路窮星

到之期前漢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蓋常有到者未至望之如雲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趙曰公言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山可到則亦住矣

衰白問羣仙洙曰世說蓬萊有羣仙及不死之藥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二

使君諮議諸昆季魯曰此詩奉簡嚴遂兩使君以比蜀之名士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漠漠春郭

水泠泠全蜀多名士洙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出載其英

揚雄今星卓而挺生○趙曰多名士指言當日之人以引下句嚴家聚德星洙曰陳仲弓從諸子造荀季和

德星聚太史奏賢人聚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二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趙曰指言自閬中言發南下之

計不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趙曰言為身不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

而觀賞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洙曰師古謂安士也盡室

畏途邊趙曰盡室全家也左傳盡室以行莊子畏公室則父子兄弟相戒○師曰甫初次遊荆楚

再鎮成都故云不成向南國作遊
西川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也

長林偃風色迴

洙曰一作首

復意猶迷杉裏翠微

白蜀

益蓋以翠微山色之輕縹也○趙曰言山中翠微之氣潤衣表服也

馬銜青草嘶

洙曰一作還

斜避石閣道也

洙曰棧

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

飄颻老

妻

行色遞隱見

洙曰孔子見盜跖回遇柳下惠於魯東門曰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盜跖耶○趙曰言山有高

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師曰言山環合其身遞隱見也棧閣道也

人煙時有無僕

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

轉石驚魑魅

洙曰天台賦始經魑魅之金○趙曰

山中之人以其有魑魅而轉石驚之

抨弓落枕聽

洙曰枕倚屬也聽鼠五技而窮○蘇曰佳績

驚為點江太守官署後多魑抨絃即驚墮○鄭曰抨波耕切訓彈也

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

途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東驄發

立之曰漢相典號驄馬御史此句指嚴侍御也

沙邊待至天不知雲

雨散

洙曰宋玉高唐賦秋芳如風樓芳如雨風上雨霽雲無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師曰雲雨散喻別離也

虛費短長吟

洙曰古詩有長短吟

山帶烏蠻關

洙曰雋州西有烏蠻關○鄭曰梁益北雋

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江連白帝深

洙曰公孫述以永安為白帝城○師曰此二句言阻遠

船經一柱過

洙曰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欄出入三休臺

留

洙曰一作滯

眼共

登臨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

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

洙曰謝靈運詩回沙似娟娟

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長鍾雲外濕

王

煙

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空望其

柔櫓輕鷗外太白唐汝

賢

趙曰船櫓在輕鷗之外忽忽遂行不得如鷗之游漾所以含情而覺鷗之勝我也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以居夔

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

洙曰傳莊十八年巴人伐楚○修可曰劉璋分三巴以夔為中巴地也

今辭楚塞

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洙曰江又通望荆山詩義至江漢始知楚長謝靈運解

纜乃流潮又入舟陽已微○趙曰楚塞指白帝城不樂而長吁者有萍梗流離之傷矣

窄轉深啼恍

鄭

余救切

虛隨亂浴鳥

趙曰舟轉於峽中之窄處其間帝仇愈在深處矣舟虛隨浴之鳥謂之亂浴則非

一二鳥耳

石芒屨凌几杖空翠撲肌膚

蘇曰陰亮山行謂友人曰空翠撲人肌膚清泉清人

月月乍脫塵鞅永日忘歸

疊壁排霜劍

趙曰指言巫山也其立如劍

奔泉濺水珠

蘇

屈平亂山橫劍奔泉濺珠

查浪滕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曰

盛弘之荊州記昭君宅有無洙曰神女廟傍有昭君村○鄭

宅○趙曰蓋年歲久遠曲留明怨惜洙曰怨惜一作悲別○

府有昭君怨夢盡失歡娛道巫山女麓醜何得此有昭君村石季

倫昭君辭曰王明君者本為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為收盛

馬上下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顯也其造新之曲多哀

怨之哀神女案在巫山宋玉高唐賦曰昔先王遊高唐怠而書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又神女賦曰楚襄王夜

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寐而夢之寤不自識○趙曰夢則楚襄

王夢神女是也此已初叙其離變州擺闔盤渦沸洙曰郭璞

入船所歷之景及吊古之事如此

轉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洙曰江賦流風擊雷海賦驚

烈風纏地脉

冰雪曜天衢

洙曰易何天之衢亨

鹿角具走吟

洙曰文十

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狼頭如跂如

日詩狼

不德則其鹿也錢而走險急何能釋

言鹿曰錢而走險○趙曰鹿為狼頭公本注二難

言

色高卧負微軀通曰今遇惡難寧不變色乎高士全傾

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泉兀洙曰困于死也斯須

蘇曰陶秀行次豫章嘆曰生涯如泉兀胡不悲憂身一韓不有

平川決洙曰一作快焉知衆壑趨乾坤霍漲海之功曰言水

矣兩露洗春蕪蘇曰史惠曰征塵蒙鷗鳥牽絲颺趙曰

絲也謂之牽絲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洙曰謝玄暉晚

散成綺殘月壞金樞洙曰木玄虛海賦大明鑣轡於金樞

江靜如練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洙曰謝靈運詩新蒲鴈

兒爭水馬夢符曰右按本草水馬生水燕子逐橋烏趙曰

上刻為鳥形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洙曰謝靈運詩側

也燕如逐之前聞辨陶牧洙曰願延年七澤諸荆牧牧陶牧也地名

蘇曰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注陶牧名郊外

牧轉眄拂宜都

沐曰劉備改夷陵為宜都

縣郭南畿好

沐曰洛八津

亭北望孤

趙曰懷長安矣

勞心依態息

即詠畫昭蘇

趙曰趙子開

之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

趙曰人清野觀險則悲衰逢平曠則笑樂當是時雖身之

老忘之衰矣豈復論賢愚哉

飄蕭將素髮

沐曰秋興素髮更以垂領

汨沒聽洪

鑪

洪曰王粲傳鼓洪必以燎七髮

亡髮齒且忘返

沐曰謝靈運詩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山林之士入而不

復文章敢自誣

蘇曰上商文章繩身之規矩豈敢自誣○趙曰公以文自任雖已亦不得而誣其不能也

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

趙曰頗延年詠阮步兵詩窮途能無慟○趙曰阮籍每行至路窮處則慟

哭而返

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

沐曰王陵傳陳平謂

陵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謂當朝廷而諫爭

蘇曰後張綱曰吾廷諍是非屏棄姦佞非欲作自己名曰端酬造此有補王

室而益黎民吾死亦無憾何况生焉○趙曰公言其心一拾遺時嘗論言友珪有才不宜廢是為廷諍以酬君王頃遇之恩且為酬造

化樸直乞

鄭曰去既切

江湖

趙曰肅宗以公言房琯山道屬關輔飢亂遂入蜀人

之艷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區却區

區趙曰公以諫許百流落江湖迫艷瀕逾喜近天皇先披

古畫圖夢符曰右按渚宮故事張僧繇畫景之皇來奔相東

圖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識

者謂右軍絕筆湘東鮑潤之謂曰釋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由神

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

莫知其言及後周滅二教梁為附庸荆楚伺宇莫不虔敬唯天皇

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座時人歎其先竟嘗於此寺畫龍不時點睛

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唐初

閣立本工畫無對立本嘗至荊州視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

日又往觀之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

應經帝子洛

王謝玄暉瀟湘帝子遊江淹

同泣舜蒼梧

宋曰禮

朝士兼戎服君主校湛

盧相劍越王取湛盧示之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謂帝蒼山溪○趙曰公之懷舜深矣

梧之野謝玄暉雲去蒼梧野顏延年

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娥皇娥英矣

可期帝子見楚詞○定功曰楚詞云帝

旄頭初擾星也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也○

塗此言積德元年長安陷也度之名分野則雍州也麗泥甲卒身雖賁書生道固殊出

都越國蹕如歷壘灌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選其武安長
短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者轅下局蹙小之

故有野鶴載駒之譬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洙曰伊呂望韓信
越○圻曰言伊呂

曰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趙曰言賢材之不得用也○徐期移禁司○司嚴材

羽仍舊弱遠博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在策必

七

免崎嶇

○趙曰莊子齊物論荏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舟過夏人肌膚故云空翠撲肌膚薛夢符云水馬生海中頭如馬行如

馬亦謂之海馬今按陳藏器本草云水馬生海中頭如馬行如

六寸蝦類也今所在池塘亦有之差小耳俗亦呼為小馬王紫登

樓賦比弥陶牧西按昭丘注陶鄉名郊外曰牧渚宮事張僧繇

避侯景之亂來奔相東王繹承制拜右將軍僧繇善畫為南郡之

冠嘗於天皇寺栢堂圖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壁又於壁

內圖孔子十哲像識者謂右軍絕筆湘東記室鮑潤岳謂曰釋門

之內寫素王之容雖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

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莫曉其意及後梁滅三教梁為附賣荆楚

祠宇莫不毀拆惟天皇寺有宣尼僧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竟

嘗於此寺畫龍雷雨晦冥忽失龍所在盤渦解在前鹿角狼頭皆

惡灘名泉兀不安貌夔地險稍出江陵則平矣故曰不有平川快

環州回環而舟不進也天子有孝德則五色雲見以太甲比代宗

曠廢也子美廢斥故曰曠搏扶爭權將帥誅言崔旰楊子琳之亂

巴蜀之人困於征役故云回首黎元病

放船

新添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泠泠寒

流林無徑入獨鳥恠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山館

南國書多霧北風天正寒蘇曰張茂先北風凜冽天色正寒游子不歸吾心如割雖有尺

能書吾不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山

鬼吹燈滅厨人夜語閑趙曰楚詞有山鬼篇此山語乃是地

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迴棹

趙曰此公厭衡山之熱峴山之涼欲迴棹而往蓋公本襄陽人也

宿昔武安命趙曰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自私猶畏天心曰言雖私

不若小人之勞生繫一物趙曰人之勞生不免繫者四安費不若大者也

多年衡岳江湖大鄭曰荊州記衡山南岳也周六也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六也六也

偏趙曰蒸池按衡州衡陽縣云吳之臨蒸以蒸水名者其氣如蒸也○鄭曰寰宇記衡州衡陽縣蒸水出縣西如蒸山水

經云蒸水出重安縣南又東北至臨蒸至湘謂之蒸口散才嬰薄俗趙曰以閑散之才為薄俗所嬰繞此

俗之意有跡負前賢趙曰賢者每以跡為累故以絕迹為貴今有留帶之跡所以負累於前賢矣

巾拂那關眼趙曰巾拂所以莊肅形容之物瓶壘易蒲船

蘇曰洪適解官去長沙臨嘆曰兒女蒲眼歸無負人雲滋垢郭蒲瓶壘復何益於吾哉○趙曰言飲之多也

膩洙曰淮南子凍雨裏沉洙曰綿洙曰思公賦凍雨霈強

飯蓴添滑鄭曰強其亮切○洙曰端居若續煎夢符曰右

邵之間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人每年採撷不遇十五六斤其色如鐵芳草異常煎之無脚故人所倫渠江者乃東平所出

伊渠江密因狐假焉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趙曰北在荆潭之詩最為卑濕蒸鬱時之更故清

思漢水而涼憶峴山也公順浪翻堪倚洙曰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迴帆

又省牽吾家碑不昧洙曰杜預說王氏井依然洙曰王

井 几杖將衰盛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弄可終

焉遂性同漁父

洙曰屈原壯子皆有漁父篇

成名異魯連

洙曰史記田單屠聊

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諱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趙曰如滄浪之漁父不求名聞者異魯

仲連蓋蓋仲連却秦軍下燕城雖不受封猶為取名也 篙師煩爾送

鄭曰篙始勞切

朱夏及寒

泉

趙曰語篙師云煩爾送我一去猶於朱夏之際趙及寒泉之為可挹也豈却仍往峴乎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

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

洙曰王莽傳延士不及白屋師

古曰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也沈約開花已匝樹 孤城麥秀邊

洙曰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鄆墟城毀壤

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諷之其詩曰麥漸漸兮禾麥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

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向子期思舊賦歎黍離之閔周悲麥秀於殷墟

濟江元白

自問者洙曰濟

之濟至江陵則江闊矣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漿趙曰以春鷗

懶避船王門高德業洙曰鄒陽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幕

府盛材賢洙曰蔡邕薦邊議於何進曰行色兼多病蒼茫

汎愛前洙曰孔子汎愛衆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番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洙曰賈誼何必懷此都形骸元土木

龍章鳳姿土木形骸舟楫復江湖社稷縷妖氣洙曰左太冲茲干戈

迭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洙曰見今日暮途窮注

動也鮮魚雨洗平沙淨大街闊岸紆鳴將墨隨汎梗趙曰

得梗而託之故別燕赴秋孤洙曰宋玉燕翩翩其辭歸○蘇

將隨泛梗固亦難安李充云別燕背人去双起秋浦孤○趙樓託

曰孤月胡也燕集於菰叢之間時當秋而別之而起去矣

難高卧

朱曰孔明高卧南陽。蘇曰胡蕭年來托食寄棲區區

託難於高材

飢寒迫向隅

朱曰前漢刑法志滿堂飲酒一夫向隅而泣。寂寥相照

沫

朱曰莊子與其相煦以濡相沫濡以沫孰若相忘於江湖

浩蕩報恩珠

朱曰漢武帝昆

街明珠報之又隨侯見傷蛇以藥封之蛇銜明珠以報

溟漲鯨波動

朱曰謝靈運

鴈影徂

朱曰蜀都賦云候鴈街蘆末落南翔

南征問懸榻

朱曰陳蕃為樂安太守禮郡人周瑒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東逝想東桴

朱曰語

濫竊商歌聽

朱曰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

時憂下泣

朱曰楚人十和以玉璞三獻不遇楚王遂再則其足

經過憶鄭驛

朱曰鄭莊置驛斟酌旅情

孤

趙曰言鄭監必度我旅情之孤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

朱曰易重門擊柝孟子抱關擊柝問於邦

東方明

星亦不遲

宋曰晉傳云東方大明星光影照千里

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箋云落明長庚皆有明助日之名而無實光

釋文云明星謂之落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

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鄰雞野哭如昨日

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張禹鄰雞哭野哭馬嘶風起坐拊

物色生態

朱曰一作生能幾

時眼前物態生計夫能幾時何苦區區錙銖計哉

舟揖眇然自此去

蘇曰鍾繇駕松舟檣

江湖遠適與前期

范安成平生少年分手易前期

此門轉眄已陳迹

宋曰王羲之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

宋曰顏延年賦

岸風翻夕

浪舟雪灑寒燈

宋曰謝惠連過風

留滯才難盡

宋曰謝惠連過風

不可極盡吾欲其酒以禮持財以愚何患之有也史公自序
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任防晚節著詩，欲傾沈約用事過多辭
不得流便。於是艱危氣益增。漢曰：漢馬援曰：大丈夫窮當益
有，才盡之談也。從於汶山而志氣不衰。趙曰：史云：儒夫增氣，舊引馬援老當益壯為旁似矣。**圖南未可料變化有**
鯢鵬。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皆不知幾千里也。又云：背負青
天而莫之天閑焉，而後乃今將圖南也。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郎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鷁鷁呼。汭曰：兩雅鷁鷁，葉注：今呼鷁鷁。
西都賦：鳥則鷁鷁，汎浮往來。

漲沙蘼草樹，汭曰：白布範詩：森森荒樹，齊折折寒沙漲。舞雪渡江湖。汭曰：古詩：
扁舟載風。

雪半渡江湖，定方曰：鮑昭勅劉公幹詩云：一風吹別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下飛舞兩楹間。吹帽時時落。

山參僚里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落，墮溫謂左右及賓客勿言，且以維舟日日孤。汭曰：詩：汎汎揚舟，維舟之爾雅：諸侯維舟。

觀其舉止，維舟之爾雅：諸侯維舟。豈置驛

外趙曰題是簡卿十三判

為覓酒家壚

宋曰司馬如傳文君當壚

壚師古曰賣酒之處累上為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鐵壚故名壚耳而俗之學者皆為當壚為對溫酒火壚失其義矣晉阮籍懷公邑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婦側夫不疑之同察終無亡意王潛中為尚書令著公版乘輅經黃公酒壚中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阮叔夜同宗共酣飲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大阮公云便為時所囿細今日觀此雖近觀若山河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

趙曰僕嘗愛此爭道字却鄂渚

分雲樹衡山引舳舻

舳舻宋曰屈原九章乘鄂渚而返顧漢武紀舳舻千里李賀曰舳舻後持旄也

舳舻刺櫂也言其舳舻前後相銜千舳舻舟尾也

翠牙穿裊

槩碧節吐寒蒲

趙曰槩字在韻書音義云所以隱船曰槩今詳其義乃蘇蔣之蔣耳蓋蒲有節而槩有牙

也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壞童初半雨雲漁屋架泥

塗歌側風帆蒲微其水驛孤悠悠迴赤壁趙曰赤壁在夏口之東武

昌之西○鄭曰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沂縣江一百里南岸各亦壁周瑜破魏武於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浩浩

略蒼梧趙曰蒼梧在洞庭西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

洙曰屈平九歌湘君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史記酈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禮記曰葬於蒼梧

二如不從後漢獻帝紀建安十三年曹操自為丞相南征劉表表

卒少子宗立以荊州降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

赤壁周瑜傳曹公入荊州劉琮率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費

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不如迎之

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非瑜

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與老賊

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與孤合此天下以授孤也遂共圖討逆曹公

遇於赤壁大破之曹公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之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斯養朱曰前漢蕭通傳隨斯養之

祿者關卿相之位張耳傳名賢隱鍛鑪趙曰鍛鑪玩切小治

焉養卒蘇林曰屬取薪者

此言上雖漢長安七八年矣而吐蕃猶未息是為駐劄於此才淑之人有隨願養者名士之賢有隱鍛鑪者松康和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支樹之下以自贍給

邵平元入漢

洙曰前漢蕭何傳陳彭反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

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聞誅信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

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平謂何曰獨白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

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所以寵君願君謝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悅師古曰召讀曰邵

○趙曰公以其身不得歸長張翰後歸吳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晉齊王王囂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

米葦美鱸魚鱸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人皆謂之見幾○趙

曰公以南下之選肖似其歸晚也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

鳥洙曰檣掛帆木也郭璞萬里連檣○趙曰檣上為刻鳥以瞻風也謂之鳥則相逐同行之弊矣陰鏗詩檣轉向風鳥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

夢符曰右按岳州圖經洞庭湖在縣西南一里荆州記云巴陵

南有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周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水經注曰沉水注洞庭湖中會於江山○蘇曰十道志在岳州荊州記因

青草山為名周回八百里注荊州記青草湖蓋洞庭本拍吳縣南所謂月出於湖中吳錄地志巴陵有青草湖蓋洞庭本拍吳縣南所謂

太湖宿槩依農事趙曰此言楚人於湖中種田是也郵籤報水

程趙曰舟中所用以知時也漏籌謂之郵籤古詩雞人司漏轉更籤寒水爭倚薄雲月遞

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洙曰九歌云駕飛龍兮北征遠言道去洞庭○趙曰

未有念鄉之意鴈乃北征人之不如也

宿白沙驛洙曰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洙曰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客游倦水宿風湖難具論人煙復此亭

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

洙曰博物志曰仙查犯牛斗客星於蜀郡問嚴君平隨波無限月蘇曰景差湘江辭云隨波無限月愁殺獨

醒人望月莫蘭的的近南溟洙曰莊子鵬為海軍則將徙於南溟南溟天池也

之明
的也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

洙曰古樂府行行重行行

雲山兼五嶺

洙曰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為各交趾合浦果有此嶺陸機從軍行南涉有五嶺嶺。魯曰陸機贈顧交趾詩代鼓五嶺表張耳傳南

有五嶺之成。蒼舒曰右按秦始皇夏定楊越調成五方南守五嶺塞上嶺一也。騎歸嶺二也。都龍嶺三也。略緒嶺四也。越城嶺五

也。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焉。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

第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有五焉。黃曰裴氏廣州記曰大庾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何曰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

桂陽甲騎嶺二。九真都龍嶺三。臨賀萌緒嶺四。始安越嶺五。風

壞帶三苗。洙曰舜典奮三苗于三危。注三苗國名。紹雲氏之後

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趙曰蒲長於

入喬口

洙曰長沙北界

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偏

漠漠舊京遠

洙曰陸機樂府街巷紛漠漠廬誼詩南望舊京路

遲遲歸路賒殘

年傍水國

洙曰周礼水國用龍節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

洛日對春華樹蜜早

蜂亂

田曰樹蜜棋也崔豹古今註曰棋一名樹蜜一名木餽實形拳曲核在實外荆湘多此木子美所以記土地之所有

也。師曰樹蜜棋也或作拘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所謂止棋來巢是也而說者謂蜜當作密非也若望樊座寺詩

云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明自當作密

江泥輕寫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

長沙

洙曰前漢賈誼傳天子議以誼在公卿之位絳灌東陽矣馬敬之屬忌害之迺毀誼曰維陽之人年少初至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以誼為長沙王傳誼既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後梁王勝墮馬死誼自傷

為傳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老子曰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傳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則此渚乃以是得名乎。鄭曰寰宇記銅官山在湘縣南一百一十

八里與長沙分縣界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更燒山
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朱曰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益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水耕○歐曰古樂府虞曲南飛來雙白鶴奮翼遠雲煙俱棲集此地一幸背清田○師曰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曰艷歌何嘗行亦曰飛鶴行古調云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南來又右樂府載飛來雙白鶴三篇梁元帝云時從洛浦渡飛向遼東來皆過去難攀之意也

北風

朱曰新東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

朱曰詩終風且霾釋文云風而

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生從上下○趙曰言晚之後蒸鬱也所以生瘴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實言昏暄之狀也

初

宵鼓大鑪

朱曰莊子大宗師以天地為大鑪王粲師傳鼓洪鑪以燎毛髮

夾推乃卑濕地

朱曰

前漢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唐兒微无寵故王甲濕貧賈誼傳誼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乃為賦也

聲拔洞

庭湖

趙曰言風之清爽雄大如此也

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趙曰魚龍懼而

藏伏鳥獸驚而呼鳴則風之勢可知矣

滌除貪破浪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浪萬里浪

愁絕

付摧枯執執沉沉在

洙曰桑柔詩誰能執執逝不以耀

凌寒往往須且

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并宿煩舟子

洙曰莊三年傳再宿為信郭璞江賦

舟子於是湧棹涉人於是

穠穠曰詩招招舟子

衰容問僕夫黃曰邵平衰容忘事時復問僕夫南此

今長非盛怒

趙曰盛怒言風也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

便道即長驅

夢符曰古

按春秋左氏傳楚子以駟至於羅內吳子使其弟馮師楚子執之將以累穀對曰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注杜預曰憑盛也隱几

看帆席

洙曰海賦挂帆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隱憑也

雲山湧坐隅

洙曰言梁若雲山也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

洙曰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鄱陽酒賦其品類則沙洛綠醪鳥錦若下

曉行湘

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

洙曰賈誼為長沙王

傳大緒公書絕倫

洙曰案唐書緒遂良法傳文史上工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鐵口虞

世而死後無人可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道勁甚得之於太
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義之書天下爭竊
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下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无舛謬永
徽元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后遂良極諫以為不
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怒令引出翌
日李勣奏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武昭儀為皇后
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三年為
愛州刺史桓譚以楊雄為絕倫
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

神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

殊曰招魂云湛湛江水芳上有楓阮籍詩云湛湛長江水下有

楓樹林○趙曰此詩題是雙楓乃實道其事而舊引江水湛湛芳上有楓有失杜公意

自驚衰謝力不

道棟梁材

趙曰如案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也

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

趙曰今欲乘此楓泛江而上天於此戴紗帽而浮其上則浦水之浪自足浮之楓皮上有苔蘇不能不滑故須截去錦苔而後可乘

也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趙曰此用乘槎事也詳見上註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弃汝去

趙曰公二月到潭州因居焉則自春所有之宅名之曰春宅

秋帆催客歸

趙曰將歸秦庭也

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蘇曰馬季良贊江賦云浦浪西羅蘋

風吹木江流云浦浪輕花泛沙風吹客衣

生理飄蕩拙

夢符曰右按南華真經莊子之楚見鬻髡髡然有狀

擻以馬撫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蘇曰吳產劉蕩牢落拙治生計幾為人笑吾以嫖於朋友何日反故山采杞菊

此葉鹿之性

有心遲暮違

趙曰遲暮晚年也楚詞傷美人之遲暮

中原戎馬

盛遠道素書稀

修可曰古詩呼兒直鯉魚中有尺素書

塞鴈與時集檣烏

終歲飛

趙曰帆檣之上刻為鳥形張真占風

鹿門自此往

趙曰見鹿門注趙曰鹿德公講更

子隱於鹿門

永息漢陰機

洪曰見上者矣并復補補注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

洪曰如宋鮑昭詩風餐弄松栢雲卧恣天行。蘇曰下風餐栢

下值雨坐蓬窻句法絕妙不知誰詩也恨不見全篇直須至此遂荒而疏之疑子美亦法此二句而作也其詩二句在晉文類

中結纜排魚網趙曰言結纜之處有魚網相照也連橋並米船朱曰棹

竿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祗應學

水仙趙曰公自謂也南庭者南方之庭猶其地謂之北庭耳

南征

春岸桃花水朱曰謝靈運詩海鷗戲春岸更信旱春詩流水桃花色春州杜若香。趙曰韓詩章句曰漆與有方

月桃花水下渙渙考謂三月雲帆楓樹林朱曰招魂云湛湛江水方上有楓

生長避地朱曰李陵書曰陵豈創生之適遠更雲徠朱曰

詩則身南仲宣詩遠身適荆蠻老病南征日朱曰招魂曰時吾南征

君恩北望心朱曰四愁詩側身北望涕沾巾。趙曰公說南京百

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朱曰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又云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師曰。嶠人以二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水漲。可以下峽。南自蜀南征。吳楚故。越桃花水。楚岸多楓樹。

久客

羈旅知交態

洙曰。鄭當時傳。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淹留見俗情

蘇曰。張遼漂泊淹留。始見世俗人情。交涼。俯仰皆時。世態。仁者必不為也。

衰顏

聊自哂小吏最相輕

蘇曰。何晏見梁王。王不為禮。晏叱曰。小吏何敢侮乎。

去國哀王

粲

洙曰。王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正講。患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傷時哭賈生

洙曰。賈誼

上書言時事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太息者六。

狐狸何足道。豺虎正

一作

亂縱橫

洙曰。孟陽七哀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趙曰。時吐蕃之亂未息也。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雋。

夢符曰。右按唐地理志。劍南道

蓋古梁州之域。蜀郡廣漢犍為越雋益州牂牁巴

風刺暗荆

蠻鴈矯街盧內

朱曰淮南子曰鴈從風而飛以受氣力

盧以避綴終為戮於此出

猿啼失木間

朱曰見哀哀朱木枕

弊裘蘇季子歷國

未知還

朱曰蘇秦說秦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裘色敝仲尼歷聘諸國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

朱曰魏文帝行旅詩曰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

披衣起彷徨

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師曰南此二句正旅中睡不著之時因思計拙

途窮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

朱曰見今日暮途窮注詩伐木不如友生。趙曰願延年

詠阮籍詩途窮能無慟

老妻書數紙應來未歸情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

朱曰一作高

風日出寒山外江流

宿霧中聖朝無弃物

蘇曰王祥聖世物無大小皆料材適用無弃擯者

老病已成

作衰 詩曰：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詩曰：時三川在賊境，左傳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注：謂洛水也。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地理志云：

注：華池水、黑水、洛水所會，故謂三川。舊注引西周歸路晚山三川，却是說長安矣。不知其名偶同，眩惑學者矣。

稠師曰：山重疊也。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戍樓。詩曰：戍樓防戍之樓也。人欲遠望，故

作樓。趙曰：此言地經喪亂，寂乎無人。市朝，今日異。蘇曰：江而然也。師曰：言兵敗散亂，故烏集之。

歸金陵，過秦淮，覽物彷徨，長嘆市朝人情異。於景襄曰：本中曰：謂經亂，風物變也。

梁江惣還家尚黑頭。詩曰：江惣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

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詩曰：李陵詩：風波一牛，非故失所，各在天一隅。

物

洙曰謂流徙不止於故常之地爾○趙曰遷徙不常眼中所見非故舊之物

處處日

身之

遭亂而道不行爾○趙曰顏延年詠阮籍詩窮途能無慟

喪亂秦公子

洙曰謝靈運擬魏公子詩中詩三案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悲涼楚大夫

洙曰屈原宋玉皆楚大夫

平生心已

折

洙曰江淹別賦心折骨驚

行路日荒蕪

過洞庭湖

新添

鮑曰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直方詩話亦云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

本中曰一作擁

白沙護堤

洙曰一作江

盤古

木迎棹舞神鷗破浪南風正回檣

洙曰一作舟

畏日斜湖

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洙曰一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星槎

述懷上

古詩二十四首

述懷

彦輔曰晉阮籍嘗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

去年潼關破

鄭曰潼關徒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

妻子隔絕久

新玄曰

宗紀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僭號於東京賊將安慶緒犯潼關哥舒翰軍敗退翰至潼關為其帳下火技歸仁以左右數十騎執之降賊關門不守京師駭河東華陰上

洛等皆委城而走走上乃諒幸蜀也

今夏草木長

朱曰鳴淵明詩孟夏草木長

脫身得西走

朱曰按新唐書天子幸蜀而夫避三川肅宗立自蜀州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元年

亡走謁麻鞋見天子

蘇曰焦卓見文帝麻鞋烏帽舉動詳正奏對明敏帝呼為高士○越曰衣軟子

有云夏商以草為屨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則麻鞋字亦有所據而言也

衣袖露兩肘朝廷

慙生還

鄭曰慙首須切

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

厚

朱曰三言奔走流離迫於窘困至於麻鞋以見天子露兩肘言衣不完也莊子言原憲披衿而肘見後劉書言甫至德二年

亡走鳳翔上謁授右拾遺而舊史以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為甫謁帝彭原郡至德肅宗年號也

口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

朱曰三川在蜀

州傳寄

家三川艱窶彌年需弱至餓死者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上雞犬俱

殺戮盡數千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

冷骨未朽蘇曰平王褒文云西山地冷靈骨未朽秀氣盡幾

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欽岑鄭曰上去今猛虎傷樵影

結回我首信小園賊穿漏茅茨自寄一封書今已十

月後趙曰十月後非冬之十月也何以明之公往問家屋反畏

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興謂之中興如周之宣

王漢之光武生平老耽酒蘇曰齊桓好酒魏曹植賦曰若耽于

霍光傳昌邑夜飲湛湛於酒師古曰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叟師曰孟子云老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朱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奉先屬蜀京北郡錄皇
家陵寢武后分置醴泉縣○鄭曰唐開元四年改同
州蒲城為奉先以奉睿宗橋陵○師曰甫時
妻子在奉先縣故甫往省家焉祿山反作此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朱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

杜主祠四所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長安南五十里布衣

韋帶之士古詩老大徒傷悲○趙曰杜陵公所居之地也許身

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朱曰孔子竊比於我老彭○蘇曰子美

舉十六相身閑道與高秦時用商較居然成濩落朱曰擊鼓詩死

容猶郭落也落零落也濩胡落白首甘契闊朱曰擊鼓詩死

說毛氏曰契闊勤苦也陸士衡贈弟士龍詩安得携手俱契闊

年蓋棺事則已大臨曰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得

孔子云學而不已闔閭乃止此志常觀豁鄭曰觀几窮年憂黎元嘆

息腸朱曰一作腹內熱朱曰荀子窮年卒歲賈誼曰丁壯黎元賴

年迫憂患○趙曰取笑同學翁○蘇曰長浩歌彌激烈○蘇曰蘇中

以摧○蘇曰非無江海志○蘇曰瀟洒送○蘇曰日月○蘇曰

事多違○蘇曰莊子身居江海之上○蘇曰游魏闕之下○蘇曰紅海從置趙

趙曰莊子曰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此紅海之士也

出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蘇曰生逢堯舜○蘇曰君不忍便永

訣○蘇曰江淹賦誰能○蘇曰當今廊廟具○蘇曰構夏豈云缺○蘇曰

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土之略○蘇曰潘岳詩廊廟

清俊潘尼詩廣廈構眾材又大厦須異材○蘇曰廊廟非庸器○蘇曰潘安詩器

非廊廟姿○蘇曰出固其宜○蘇曰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蘇曰一作難○蘇曰集○蘇曰

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蘇曰臣竊

自比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實在陛下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

穎西南晞梁劉孝綽詠日詩○蘇曰顧惟螻蟻輩○蘇曰但自求其穴○蘇曰胡

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蘇曰木立虛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突孤孤遊長巖數偃高書○蘇曰楚

曰韓非子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求其穴言當自安分求穴以

安耳何為必欲慕學大鯨之處大海乎○蘇曰晁曰博揚志鯨魚大者

數十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元元遂至今忍為塵

埃沒終愧巢與由許由也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

遣放歌頗愁絕許由也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

疾風高岡裂百卉具零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李陵詩邊上

天衢天衢亭陰崢嶸客子中夜發寒風振山岡

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帶皁霜嚴衣帶

固自帶漢武帝故事云驪山溫湯初秦始皇初石起室漢武帝又加修

草粟條草粟條詩以備供奉乃種瓜蔬隨時貢奉矣

蹴踏崖谷滑鄭曰蹴七六切也○冰曰黃帝玄女之言戰云

黃帝殺蚩尤於涿鹿後家上常有赤氣出如匹帛泉民呼為

蚩尤旗又星名○趙曰自此下言溫湯之事也御榻言明主御

幸之端也端音徒結切嶠音齧玉篇云端嶠小而不安貌蚩尤乘輿前導之旗也塞寒空而厥路崖谷言其多也舊注乃引蚩尤之

戰又指為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律曰周穆王天子傳星名是非

瑤池之上漢宣帝紀羽林孤兒注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前若林木之盛羽若羽翼擊之意故以武名焉張平子西京賦鬱律

鬱律江賦氣鬱鬱以雲霧杳時鬱鬱其如煙沈約詩鬱鬱律律趙曰羽林扈駕之車也其所樹之如林故言相摩戛君

臣作聖君留懽娛律曰晉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謝靈運詩副君命歡燕樂動殷樛

歡娛寫懷抱江淹詩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修可曰當作膠葛相如子虛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樛遠深貌則膠葛誤為樛嶠明矣曾曰甘泉賦其相膠輶蓋亂貌賜

浴皆長纓律曰江淹詩朱轂咸髦士長纓皆俊與宴律曰陸機詩輕劍排擊厲長纓麗且鮮一作

讌非短褐形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律曰謝玄暉直中書省詩彤庭赫弘

敬謂禁中庭多赤色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趙皇后傳庭中彤朱而殿上髹漆西都賦玉階

彤庭西京賦彤庭輝輝趙曰鞭撻律曰其夫家聚斂

彤庭天子之庭以丹飾之也

貢城闕聖人篚篚恩實

洙曰一作願

欲邦國活

洙曰鹿鳴又寶熱早望龍

以將其意。逸曰南史王廣之子珍國字德重為南淮太守郡境若飢乃發粟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

意臣如忽至理君豈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

慄

洙曰詩齊濟多士又發言盈庭語使民戰慄。趙曰上句皆申戒之辭謂當君王賜予之幣帛出於寒衣之夫戰慄所宜

宜戰慄而求活國之事然後為仁也况聞內金般盤盡在衛霍至

洙曰內金盤上方器用也

衛霍室勳臣家也後漢皇后紀郭况兄弟賞賜金錢繡帛豐盛無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江淹詩常學衛將軍。趙曰衛霍皆以活

藏而貴蓋以比中堂有神仙煙霧縈家玉質

洙曰江淹願作秦王女乘鸞向

楊國忠事矣煖客

洙曰一

貂鼠裘

洙曰說文貂鼠也而文黃出丁零國

魏書曰鮮卑有貂鼠子皮毛柔軟故悲管逐清瑟勸客馳

蹄羹

蘇曰陳思王製蹄羹一國費千金自

霜橙壓香橘

洙曰橙出懷縣者勝蜀中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洙曰

孟子有肥肉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不知悖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止談劉尹問三法孫曰道人何得

游朱門蘇曰吳起朱門大路酒肉臭不可忍視棠枯咫尺異惆

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滕曰官渡地名曹操來紹相持之處又改轍

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崿元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洙曰列子湯問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韋昭曰在隴右。通曰直河梁幸未

拆枝撐聲窅窅鄭曰上息七行旅相攀援鄭曰于元川

廣不洙曰一作可越洙曰古詩携手河梁老妻既異縣十口隔

風雪洙曰古樂府他鄉各異縣長轉不相見誰能夕不顧庶往共飢渴入

門聞號咷鄭曰上胡刀切下執力切幼子飢洙曰一作饑已卒洙曰易同人先號咷後笑

吾寧捨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天折

豈知秋末

洙曰一作禾

貧貧窶有倉卒

洙曰終窶且貧

生常免租

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

洙曰一作獨

酸辛平人固騷屑

洙曰劉越

石備辛酷之苦元

默思失業途

洙曰一作徒

因念遠戍卒憂

端齊

洙曰一作際

終南頽洞不可撥

鄭曰頽胡孔切撥都活切

月何時可撥○趙曰憂與終南山齊則憂之積而高大如山淮南子曰未有天地之時鴻蒙鴻洞莫知其門○師曰甫念彼遠戍之

兵其積憂思與山齊高奈天下頽洞未可遠撥而絕之也鴻洞亂貌

壯遊

魯曰按新史本傳言公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

往昔

洙曰又云往者

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洙曰阮籍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

玉顏閑相與期鮑明遠十五調詩書篇翰雍不

斯文崔魏徒

通○趙曰謝宣遠賦張子房詩繁繁翰墨場

以我似班揚

洙曰班固揚雄

七齡思即壯

洙曰崔鄭州啓心

詠鳳皇

蘇曰張華五歲能詩見畫鳳皇觀以之答命詠之隨口即成人皆美服

九齡書大字

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修可曰勢叔夜與山巨源書則

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不可二也

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

八極俗物都茫茫

洙曰嗜酒注已見嗜酒見天真孔文舉薦

史東下姑蘇臺

洙曰伍被傳淮南王陰有邪謀被諫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廼曰臣今見棄鹿游

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姑蘇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二十五里史吳世家越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

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都賦造姑蘇之有臺臨四遠而時見

已具浮海航

洙曰航大舟也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洙曰山海經大荒之中隅合上有扶桑陸機前綏聲歌勉終扶

桑低濯足

王謝風流遠

洙曰王戎謝安也

闔廬王墓荒

洙曰闔廬王

公子光也吳越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園西北名曰虎丘穿土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十萬人共治千里水池西周深丈餘蘇指

三重積水銀為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鳥鴈之屬扁諸之劍魚千腸在焉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

劍池

石壁

清曰劔也見上

長洲菱荷香

沐曰枚乘遺吳王書脩治上林離宮積聚玩好園中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東吳吳都賦帶朝夕之荷池佩長洲之茂苑鄭曰懷

宇記云蘇州長洲縣吳長洲苑也 嵯峨閭門北

沐曰陸士衡吳越行吳越白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嵯

我飛閣 清朝映迴塘

沐曰文王之廟也修司曰按吳越春秋闔閭風之蛇門者以象地戶清廟非文王之廟乃吳文皇帝孫和

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分吳郡丹陽為吳興郡置太守四時

奉祠立殿堂 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

沐曰皇覽曰太伯號曰清廟

聚去城十里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

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犇

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

為太子太伯之弟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人從而歸之 枕

戈憶勾踐

沐曰越王勾踐允常之子也既逃會稽之恥反國苦

渡浙想秦皇

沐曰秦始皇紀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

疑山浮江下觀藉河渡海過丹陽至錢唐臨浙

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系大禹望于

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寒魚

聞七首

汨曰史刺客傳專諸吳堂邑人吳公子光之欲殺王僚也

中而進之以刺王僚僚已死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

除道晒要章

朱曰朱買臣免持節常從

會稽守邸者寄居飲食及拜為人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

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輕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

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使皆歎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

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曰

守相推排陳引中庭拜謁買臣徐出穴有頃長安縣吏乘驛馬車

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傷

車百餘乘入吳界見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

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越女天下白

蘇曰風俗記梁樓曰天

鑑湖五月凉

功曰梁任昉述異記鏡湖山傳軒轅氏

石畔常繁不生蔓草蘇曰却說曰憶前

年五月泛鑑湖凉風吹而殊不識炎熱

剡溪蘊秀異

帆拂天姥

朱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願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峯謝曰姥莫古切在剡縣南八十里山名

欲罷不能忘歸

歲真舊鄉

宋曰按新史書傳甫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策

氣刺屈賈

壘

蘇曰劉莫婆切。宋曰賈山傳贊賈山自下觀上居原賈誼鼎主喻戰壘也孟康曰劉謂劉切之也蘇林曰劉音厚堅勵也

目短曹劉牆

宋曰目一作日賜之牆也及有故

忤下考功

策

鄭曰忤五故切。宋曰武德舊令考功負外郎監試貢舉人貞觀已來乃負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中後

貢舉於禮部

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

叢臺上

宋曰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鄒陽云全趙時武力鼎壯核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張

平子徒梁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

獵青丘旁

宋曰青丘地名。齊曰青丘千乘縣齊景公有馬千駟敗

打青

呼鷹罩

宋曰一作紫

櫻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鞍

宋曰鮑昭詩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獸肥春草短飛鞍越平陸

引臂落鵝鰓

宋曰引一云蘇跋李廣長臂

侯據鞍喜

宋曰蘇謂晉蘇預也。夢符曰右按南史顏竣好騎馬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以傾盡欣然自得

忽如携萬強

宋曰舉鞍問萬強何如并州兒。師曰快意自放蕩齊趙間至此句謂遊齊趙之地

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師曰按唐史甫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日舊鄉以進士舉不中第遂游齊趙

間凡八九年復歸京師咸陽西京也

許與必詞伯賞遊寶賢王

洙曰寶一作責孟子賢王

毋善而忘勢

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

洙曰玄宗朝寶賢王責孟子賢王

生置醴以代酒

天子廢食召

蘇曰嚴光見光武廢食召見

羣公會軒裳脫身

無所愛

洙曰帝奇其材使待詔集賢命宰相試文章羅西河尉不拜

痛飲信行藏黑貂

不免弊

洙曰蘇季不用於秦而黑貂裘弊

班鬢負元稱觴

洙曰秋興賦班鬢以取弁閑居賦

稱萬壽以獻觴唐曰兀兀坐也

杜曲晚耆舊

洙曰晚云挽耆舊故也

四郊多白

楊

洙曰言死者衆也○何坐深鄉黨故

何曰今復推邑

日

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

劉曰朱門權貴也傾奪爭權也

赤族迭罹殃

洙曰任一云務揚子解朝客徒欲朱丹其國馬竭粟丘

載不知一跌赤吾之族○劉曰謂誅三族

國馬竭粟丘

洙曰漢有

大常三輔粟丘○蘇曰伍子胥曰國無粟支凶舉隅見煥費

年馬無丘株越兵將至誰復勅敵見子胥朝計

洙曰舉一隅則引古惜興云洙曰言引古以辨今則足以知其興亡而可痛惜者也河

朔風塵起洙曰綠山起於何朔。蘇曰吳壯何朔風塵頌同獵

農力既奪必發耕桑恐失人望岷山行幸長洙曰玄宗來幸蜀兩宮各警蹕萬

里遙相望洙曰肅宗即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

亦命子承鹿親戎行洙曰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肅宗之子代宗也。修可曰東宮故號天

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山海經曰無臯之山南望初海郭璞注云

幼海少海也准南子云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亦曰廣澤東方曰太

清曰少海或謂肅宗太子廣平王為元帥故無少海詳觀此詩之

意恐非是崆峒在西少海在東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則東西

南北皆不寧也禹功亦命子啓戰於甘之野正指太子為翠華

元帥逐鹿觀戎行蓋黃帝與蚩尤戰逐鹿拍肅宗親征翠華

擁吳岳洙曰翠華太螭虎瞰豺狼鄭曰螭音伏。蘇曰

狼虎施相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洙曰房琯敗于陳陶

食噉也梁大軍載草草韓曰草草辛苦貌凋瘵滿膏肓洙曰見沈二

豎嬰注。世安符

曰右按春秋左氏傳秦使醫緩視晉疾疾曰晉之上膏之下其不可達針之不可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韓曰謂民困疲之其

備負竊補衮洙曰譏時相也房憂憤心飛揚上感九

廟焚洙曰天子九廟下憫萬民瘡蘇曰漢景一日不悅羣臣請問其故帝曰兵戈之後朕憫萬民

瘡瘼未合不覺形于顏色羣臣皆惻然斯時伏青蒲洙曰前漢史丹傳元帝欲入

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廷諍守御床洙曰王陵面折廷諍衛雅託醉跪帝

床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君辱敢愛死洙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赫

怒幸無傷洙曰詩王赫斯怒聖哲體仁恕師曰自此句以下復字

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洙曰時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

而後受朝小臣議論絕蘇曰崔宏陛下二言及四老病客殊方

鬱鬱鬱苦不展洙曰張平子鬱鬱不得志。蘇羽翮困低昂

秋風動哀壑瑱石蕙捐微芳洙曰陸士衡瑱石行江蘇生幽

華難久鮮飯氣與時流餘芳道風指之推避賞從鄭曰去吉。朱曰介之推從

入漁父濯滄浪朱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鄭曰浪音盧當以水名浪字雖重意殊不妨

榮華敵動業歲暮有嚴霜朱曰言勳業雖盛而不能損退如萬物歲暮不免嚴霜之患

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蘇曰鄭康成才格迥出尋常輩趙曰言榮華與勳業相敵不

可妄求也然歲暮而嚴霜降則傷其遲暮元復勳業以取榮華矣所慕者若石范蠡從舟海變姓名號鴟夷子其高才遠引乃

出尋常之才格也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朱曰范蠡既雪會稽

不可久居遂泛舟浮海

遣懷

昔我遊宋中鄭曰宋州也禹貢豫州城秦改為梁國漢文帝封子民為梁王於睢陽置宋州惟梁孝

王都朱曰宋即古大梁也名今陳留亞朱曰陳留屬汴州也劇則貝魏俱

朱曰貝魏州名在河北劇大也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

主客多歡娛趙曰主則本處人客則游寄者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

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洙曰言多豪傑也文三王傳梁孝王武始立為代王四年徙為

淮陽王二十二年因梁懷王捐入朝墮馬死元子國除梁徙王梁後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梁最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

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治宮室便屬平臺憶與高李輩洙曰趙曰鮑明遠詩夫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高適論交入酒壚師曰甫昔與適白嘗游此酒壚里兩公

壯藻思饒曰文思也得我色敷腴洙曰世說王湛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經黃公酒壚中

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白嵇夫三阮公三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

山河兩公李高也言高李得我而後摧挽故敷腴也蒼氣酣

登吹洙曰一作文臺懷古視平蕪洙曰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臺左太冲詩酒酣氣益

振鄭曰在開封縣南五里蘇曰新唐本傳云甫與李白芒碭

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懷古莫能制蓋謂此也芒碭

雲一去鴈鷺空相呼洙曰前漢高祖墮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嘗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

季所居上嘗有雲氣故從往掌得季雲去乃人士也不欲指言之尔人士馬驚相呼師曰謂懷古也先帝正好

武師曰先帝謂玄寰海未凋枯師曰言方猛將收西域

長戟破林胡師曰玄宗之時開拓境土如安祿山王君義張守珪王忠嗣輩皆以邊功為已任故張說獻圖牛以

箴之而上不之改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趙曰攻取豈無勝負耶但獻捷而已未肯

言輸而不勝組練奔如泥師曰吳人大破楚軍楚之免者淮尺土

負師曰一百夫百夫尺之土以百夫為賞有功也趙曰爭一拓境

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師曰謂政失其平和矣繼有安史之亂

亂離朋友盡食自歲月徂趙曰朋友指言高李也同策賦云薄索合香注云重香也晁曰合

繼兒水相五豆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媿獨在天

一隅師曰一一云蕭條疾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師曰

駿馬也喻賢者凡馬喻常才蘇曰古駿馬行飛黃汗血不復

已去矣馬駟凡馬徒區區孔融駢足超歿凡馬徒追奔

有顏鮑

朱曰顏延年鮑明遠常作荊州參軍作蕪城賦以調宋臨海王也。趙曰又以鮑比高李二公矣公嘗與白云

俊說鮑參軍

繫舟卧荆巫

朱曰荊州巫峽也。鄭曰在白帝城及南郡

臨殮吐更食

常恐違撫孤

趙曰蓋恐違疾撫養高李二公之孤也此其為朋友之義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

踏踏多拙為貌。趙曰踏踏失勢

老夫踏踏任意拙於生事

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

童稚日餬口

左傳餬其口於四方注餬鬻也

但遇新少年少逢親舊友低顏下色地

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

朱曰言少年不相知但以老醜

見欺而已李固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更无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也

窮迫挫曩懷

常如中風走

鄭曰中風仲切。朱曰傷州態之傳也朱叔元之彭龍畫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

一紀

出西蜀于今向南斗

趙曰公自乾元二年入蜀至大曆五年離蜀而在楚地乃南斗之分恰十二年

矣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朱曰暮齒暮年也顧况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言其易衰

也冥冥九疑葬聖骨亦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

久朱曰陶唐帝堯氏也其民無知焉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

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可修

曰屈原汨羅之沅賈誼長沙之嶺皆眼前楚地之可吊者也齒率清湘石逆行雜林藪

篙工密逞巧朱曰操舟者氣若酣盃酒哥謳互激遠回

幹明受授鄭曰幹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朱曰穎脫

古來經濟才何獨罕有趙曰回輒轉其舫也相呼相命以求

以推凡事者藉鋒穎脫見之手乃能妙絕也蒼蒼衆色晚熊

挂玄蛇吼黃罷在樹顛正為羣虎守趙曰詩頭曰熊能

則顛倒投地而下也柳子厚作能說云鹿思羆羆畏虎虎畏羆觀公詩意以羆斜樹而守虎明矣羸骸將何

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楊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盄脫身亦奔竄

朱曰謂避賊所之亂入衡州也。趙曰湖外言洞庭湖之外衡州是也戎馬亂指言賊所之亂平生方寸心

反掌帳下難朱曰謂崔嗚呼殺賢良朱曰按新史崔為治不煩苛人便安之居

澧州二年增戶數不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也不叱白刃散趙曰舊本反掌蔡伯世本作一反當其說自

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帳下有上至於賊殺賢良乃不能吾

非丈人特沒齒埋冰炭夢符曰右按論語管仲奪伯氏駟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韓子曰冰

炭不耻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

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朱曰痛彼遇亂而死者中丞連帥

職朱曰詩有方伯連帥之職。趙曰中丞陽公也舊唐書云封

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

封邑半於古諸侯

士卒既輯睦

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隨武子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居無怨讟而卒乘輯睦事不奸

矣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

符曰上游江之上流也○夢符曰右按前漢書項籍傳古

之王皆地方千里必若上游注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

稍逼長沙館隣好

彼克脩天機自明

趙曰公自注云陽中丞蔡問罪將士皆自澧上達長沙也

南圖卷

雲水北拱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

謂圖畫也

南也其拱謂謀亂鉏暴以尊王室也如此則書於史曰者光美而見於策略者為壯觀也○田曰南圖蓋莊子鵬飛萬里而圖南事

故子美送嚴公詩云南圖迴羽翰而北極奉星辰舊注謂畫南事南非是○趙曰南之所圖謀欲卷盡雲水也北拱所以尊君上

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

趙曰數公子按唐史禮州刺史楊子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

出兵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

朱曰言願同伐叛之公子

猶軟弱也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

夢符曰右按前漢馮奉世上書討羌願益兵上為發

六萬人太常千鈞將以助焉奉世以得其衆不須始謀誰其間
復煩將上讓之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又何疑焉

回首增憤惋

趙曰裨將上表而數陳不明同一貫耳所以問
在其間而為始謀者誰徒今我回首憤惋也

宗英李端公

誅曰宗室之英秀也。田曰右按呂溫河間元王
又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曰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

已素尋典說京兆五守西漢莫追河南二尹東京罕集。趙曰端
公李勉也勉為御史中丞大曆中出為廣州刺史

亦以兵討玢李肇國史補曰御史相呼為端公 守職甚昭煥

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弄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

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

夢符曰右按道德經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又文選西都賦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
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扣寂諮煩襟

皇天照嗟嘆

趙曰陸士衡文賦扣寂寞而求音即曰戎馬亂拍
臧玠之亂南避入衡州帳下難謂佳確被殺也甫

入衡州詩云竟流帳下血大降胡南殃是也特四特也米炭罪與
小人不用入也臧玠之亂欲召甫甫以病辭遂伯于相崇形散改

昏且痛彼遇亂而死者中丞指陽儋為衡州刺史封疆之內權得
按察故以兵來問罪縣實諸侯半言封邑半於古諸侯也俱精悍

言皆其精銳強悍之兵以討玠漢書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使人
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乃徙義帝長沙郡上
游江之上流也長沙屬潭州陽國修鄰郡之好機謀果斷圖畫
南北尊王空如足則名聲光于史籍而計策又何其壯觀也子美
常送嚴公詩曰南圖迴拜廟北極捧星辰或說南圖蓋莊子鵬飛
九萬里而圖南故事也數公子拍禮州刺史謝子彬道州刺史裴
虬之類共出兵伐兇其英聲節義足以振激衰懦編碑副將也表
三上謂上章陳賊玠之無罪言崔曜之威剋軍士衣袂率皆肉蒸
不明曜之用心也始謀拍玠也李肇國史補宰相呼曰堂老兩
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節相呼曰曹長郎中負外御史拾遺相呼
為院長唯御史相呼為端公李端公蓋御史也名勉乃宗室大舊
中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變通迫脅地言釋脅從之人以安
衆心足見其明權變也焉得筭言謀畫之多也王空不肯微言李
公不月令王空之微必斬臧玠以幹止神器亦使兇徒少有憚畏
扣寂言以詩發哀默而豁煩悶之懷莫皇天有以知之也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

朱曰莊子榮啓期三樂亦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

丈夫重天

機

朱曰莊子天機不張往不露也

未達善一

身得志行所為

朱曰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
則兼善天下者嗟余竟輾軻將老逢艱危胡鵲逼神

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史曰胡鵲安

言陷長安也安史亂河洛之間格鬪尤甚故云化為血公卿奔竄故啼於草間也西京復陷沒翠蓋

蒙塵飛朱曰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陝故曰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奔紫

微朱曰玄肅二宮也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

及正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朱曰國用尚乏屈不免上下督責也

高賢迫形勢豈假相扶持疲茆苟懷策棲屑無所施

朱曰言上下顧忌無所施為也矣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朱曰禹湯罪已漢武哀痛

之詔皆先王之事也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鄴城氣朱曰

氣衝牛斗詩注回首蛟龍池朱曰見蛟龍得雲雨注齒髮已自料意深陳

苦詞師曰莊子曰人之所貴者男也人為萬物之靈丈夫所重者天機之靈也故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輒不得志之貌紫微垣乃帝座也殺雄多是非言操山敗思明又
起也正觀時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今國川尚乏上下督責故云
未及正觀時高賢迫形勢言進用者皆以勢援何暇扶持於用哉
疲來甫自言良老雖懷策略何所施設帝於此時下詔痛自刻責
故云先生實罪已豐城獄有寶劍氣衝牛牛蛟龍得雲雨非
是池中物甫自視齒髮蕭凋不復若寶劍蛟龍之有奮也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

鄭曰柳州桂陽水北流入

連川桂陽縣在桂水之陽悵望蒼梧暮

洙曰桂水出會稽禹崩之地蒼梧舜葬之所

潛魚不

街鈞走鹿無反顧

洙曰皆避難意○夢符曰右掖春秋左氏傳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銑而走險急

何能

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

洙曰亂離之餘不得遂其平昔幽曠之心而反拳拳

然言屈身以求其全也

衣食相拘閼

鄭曰牛代切外閉也

朋知限流寓風濤上

春沙十里侵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立復度并竈任

塵埃舟航煩數負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

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汗桃源

洙曰見欽問桃花宿注

拙計泥銅

柱泥乃計切○珠曰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

中原焉得所歷住珠曰盜賊充斥不可為久住計葛洪及許靖避世常

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參各馳驚鄭曰三羸瘠且如何

魄奪針灸屢珠曰楊雄曰方其有擁滯僮僕慵稽留萬

師怒珠曰稽留遲滯也篤師舟人也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

融客珠曰祝融峯地多神仙所居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

星羅浮展衰步珠曰老人星在南極羅山浮山二山合歸謂

也聖遠言聖人已遠不復見三代之治也故云愁慕禹崩於桂水

舜葬於蒼梧南流離至此想舜禹之君不作賢人避世故云潛

魚不銜釣走鹿無反顧拳屈也亂離之際不得遂其平昔幽廣之

心而反卑屈其身故云拳拳異平素聞不通也明知限流寓謂飄

泛各在一隅逆行少吉日謂經歷風波之險也昔秦人避亂於桃

花源今我泥于銅柱山其計甚拙又且多虞得無汚辱於桃源乎

葛洪許靖皆避世之士其賢如彼愧吾之愚困於馳驚僮僕為之

庸倦篤師亦怒其遲留用意欲養老于羅浮乘幾歸杖屨之遊故

末章有終富掛帆席之句倪融司南方茅君內傳曰大夫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神仙所居南極星有老人星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井井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趙曰古樂府井井幕中趨古詩行行重行行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言貴賤貧富一委順之而已所謂樂天知命者○趙曰賤之所以悲者以貴形之也故無貴則賤者不悲貧之所以不足者以富形之也故無富則貧也亦足此

義其明而舊注亂之萬古一骸骨歸於此隣家遞歌哭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洙曰言光景之迅速也全命甘留滯

忘情任榮辱洙曰一歸之於真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趙曰

公嘗為左拾遺今又為工部員外郎則所謂朝班公時年五十六矣所謂暮齒然日給還脫粟而已蓋其貧故也編蓬

石城東洙曰編蓬采藥山北洙曰一谷采藥山北洙曰許徵君詢以

以花風雨采藥山北洙曰一谷采藥山北洙曰許徵君詢以

肆所養許畋隱居北山採藥讀易
自號太易先生漢武三召不起
用心霜雪間不必修蔓

綠非關故安排朱曰謝靈運詩居當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曾是順幽獨謝靈

運詩安排徒空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鈞曲曲直吾不知

負暄候樵牧朱曰後漢董誥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封公失趙勝負暄坐睡風簷候樵牧之歸○趙曰負晚

日之暄以候樵牧之歸也列子楊朱篇曰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

緼以過冬簪春東作日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纊狐貂顧謂其

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重賞○所曰古樂府陌

上桑云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冉冉無氣貌人趨競於物則其

氣喪矣凡百所行但見羈束不自由也君子當安乎富貴貧賤樂

天知命而不憂南檢校工部故云朝班暮齒乃晚年也編蓬所以

禦風雨採藥所以療衰病雖不特達然能守其節操不為紛華所

變故云用心霜雪間不必修蔓綠孟子曰古者以利為本人當安

時處順不用注意安排排着則是以利為本是以達理之士其直如弦負暄炙背也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丘

朱曰洛神賦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洙曰一作室天寒行旅稀

歲暮日月疾榮名忽洙曰一作感中人洙曰楚辭以薄寒中人蘇曰許尚榮名如風

箭前忽然世亂如蟣動苦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定功

延年曰亂世胡為有結繩隋此膠與漆洙曰言三皇之前

後民為口起而是非交構如膠漆然○趙曰禍首燧人氏厲

階董狐筆洙曰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生董狐直筆而是君看

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察則愈繁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

瑟趙曰莊子其疾俛仰之間終契如往還然契真如得

匪合洙曰一仙術師曰甫以私居口舛為累不免驂兒營治

檢校工部三皇之前其風淳朴欲寡而自足結繩之後巧偽日滋

如膠漆然是以燧人火化董狐直筆此甫所以有禍首厲階之語

也有灯則有蛾有利則有爭要在放

神俛仰無所疑帶視死生如往還

遭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

洙曰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腰磬折言其恭也。饒曰腰曲如磬

振春水滿南國

炎曰謂春水生也

朱崖雲日高

洙曰朱崖南海地名漢賈捐之

罷擊朱崖。鄭曰即潭州之丹崖也。楊曰雲日高言地最下也

舟子發寢食飄風爭所

操

洙曰乘風而行也

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

糲粿菜

洙曰一作市

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

洙曰糲粿役

斂煩重也

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

洙曰刀錐備刻剝也。趙曰所聞所見皆似此應官

曹之誅末也。左傳云錐刀之末刻剝及錐刀則非特取其大者雖錐刀之瑣末猶及之也。○朋曰錐刀微利也

貴人豈

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

洙曰誅末不一也

喪亂紛嗷嗷

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洙曰女姦黠吏也。漁如漁獵也。然不以法也。逋逃走竄也

自喜

遂生理花時貫緼袍

洙曰語衣敝緼袍也。○趙曰花時可以單衣而甘緼袍則所以得遂生理勝於

逋逃之民也。師曰：甫觀百姓困於賦役，又自喜遂其生理，雖遇花時而衣縕絮，所甘心不辭也。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

洙曰：自祿山思明之亂，方已而吐蕃

復陷京城。○菊曰：咸謂咸陽即西京也。時祿山連結吐蕃，陷京城。

失道非關出襄野。

蒼舒曰：右

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拂鞭忽是過胡城。

修

曰：此說王敦作逆，明帝騎巴鎮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車形，敕書夢曰：連其城，忽然驚覺。○營中有黃鬚，鬚鮮牛奴來，何不縛取？命騎

追之不及也。○炎曰：避寇者奔走者，奔走迷道，故有是句耳。太也。

豺狼塞路人斷絕。

洙曰：漢制有冠

盜賊也。○蘇曰：龍德翁狼虎塞路人，迹斷絕。

烽火照夜疑縱橫。

洙曰：漢制有冠

亂未平，故烽火照夜也。

天子亦應厭奔走。

洙曰：時帝幸陝，○趙曰：雖歸

長安而有乞遷洛，則幸

羣公固合思升平。

蘇曰：薛延慶曰：羣公豈不見天子

但恐

誅求不改轍。

朋曰：幾賦

聞道嬖孽能全生。

洙曰：前程

元振用事蜩蝸大臣故吐蕃入寇以至功江邊老翁錯料事
臣不肯用命○符曰代宗不能正其典刑
眼暗不見風塵清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般盤

洙曰雲濤般盤名極為險阻

衆力亦不細

洙曰言得其助也○趙曰此言雲濤之間盤轉未

其用力也舊注

言險阻非是
呀坑洙曰作帆瞥眼過

呀虛加切瞥匹蔑切○趙曰呀坑者於坑如口之呀

開者

飛槽本無藥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

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師曰雲濤般盤至

險之灘實藉衆力操舟故得利涉譬患難之際賴衆力扶持故得

國安是以昔賢計其安危衣食趨避同身其充足夫何憂患之不

弄迹

衰年

洙曰一作顛

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

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趙曰蓋以乏酒價之故則併課園蔬賣之

以充沽

猶酌甘泉歌

洙曰一云獨酌酣且歌

歌長擊樽破山修可曰

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壺壺盡缺子美長歌而擊樽破有類於此

逃難

新添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
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嘆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
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羗村

三首

崢嶸亦雲西

馬曰赤雲西謂返照雲漢皆赤也

日脚下平地

洙曰楚詞云載赤雲而後

太清西都賦云崑崙峻峭崑崙金
石嶺注曰崑崙高秀也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歸客一云客子范妻絮恠我在驚定還拭淚亂遭飄

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歎亦歎秋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蘇曰謂更互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

聚與夢想不知其所以此語乃天然混成了無斧鑿痕耳

晚歲迫逾生晁曰晚歲謂暮年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

復却去憶昔好追涼趙曰晉安王薄晚逐涼詩曰向夕紛隨屏故繞池

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前百慮伏枕懷百慮賴如禾黍

收洙曰禾黍一作黍稌趙曰言黍稌種是蓋黍稌所以造酒與下句相應已覺糟床注魯曰糟床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夢符曰右按離騷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佳人之遲暮

又吟

羣雞正

作忽

亂叫客至雞關爭

朱曰一

驅雞上樹

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

蘇曰謝眺過鄴中貴交零落有山峻野老四五人慰眺曰

道左酒旅推入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

徐邈曰

曰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酒須挈榼則盡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

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

朱曰漢祖宴父老歌大風艱難愧

深情

馬曰書嚴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時玄曰

宗幸蜀肅宗撫慰之道有所未盡是問分予之恩反不占隣里之深情乎四坐淚下而仰嘆深為朝廷嘆惜此爾

遣興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洪曰張景陽詩史詩皆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蕩蕩東都聞秦公祖二疎曹子建聞雞東郊道又駟上彼南山煙塵阻

長河樹羽成皐間

朱曰有晉崇牙樹羽置羽也成皐在壘洛間羽羽旗也

迴首載酒

地豈無一日還

洙曰前漢楊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陶潛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

丈夫貴

壯健慘戚非朱顏

遣興 五首

朔風飄胡鴈

師曰綠山胡人故以胡鴈比之

慘澹帶砂礫

鄭曰浪狀切小石也○洙曰鮑

明遠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飛揚又胡風吹朔雪劉公幹涼風吹砂礫

長林何蕭蕭

立之曰論大材當亂世蕭

條不獲用也

秋草萋萋更碧

洙曰古詩回風動地起秋草萋萋已綠○立之曰草喻小人草逢秋且凋瘵今乃

更碧

北里富薰天

洙曰左太冲南都賦薰天○大臨云言

武夫悍卒當綠山亂而能立功取富貴是以富貴之熱薰薰炎天地

高樓夜吹笛

洙曰古詩西

有弦

焉知南隣客

九月猶絺綌

洙曰精曰絺綌曰絺○君

門方冬衣尚絺綌絺者其以絺綌充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數南隣之客非服絺綌而無數也蓋絺而無禦寒之服故耳

公詩文曰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緼袍暮春者春服既成花時已暖當他豈非無春服歟○趙曰大以九月授衣而猶絺綌然花時已暖當

有春服而甘緇袍
則公之貧如此

長陵銃頭兒出獵待明發
洙曰秦武安君頭小而駢弓

金爪鎬白馬蹴微雪
鄭曰蹴六切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

滅歸來懸兩狼
洙曰詩並驅從兩狼兮趙曰言出獵之天

有所獲乃是貴家也○鮑曰此詩諷國忠以貴如之兄位宰相帶劍南節度未知所馳逐止詩不狩不獵之意歸來懸兩狼正詩有懸恒之意也

門戶有旌節
洙曰旌節貴人所處而羅列於門也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前
蘭摧台露下桂折秋風前

洙曰莊子人間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兩蘭死時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虛董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蘭生竟大天年非吾徒也阮籍詩膏火自煎燒多財為患害○大臨曰昔昔漆蘭桂皆有用之物喻賢人君子所以煎割摧折者以為小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
洙曰故事凡拜

人所中傷也

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赫赫肅京兆今為時所憐
洙曰第至于城東街名沙填赫赫肅京兆今為時所憐

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諷口亂毒人挂樹華不實黃雀
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飲醵自
殺○蘇曰明皇雖誅蕭至忠常懷之侯君集云踏踏至此至忠亦
踏踏者耶故子美哀之云蕭蕭京兆今爲時所憐又盧湛何武
不赫赫遺愛常在人○趙曰蕭至忠參太平公主逆謀被誅雖已
誅矣然明皇賢其爲人心愛不忘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
曰知吾用乾曜乎吾以貌言以至忠力士曰彼不當負陛下乎帝
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豈不賢哉此惟見杜公詩意舊注
引蕭望之鶴
自殺非是

猛虎憑其威

蘇曰郭緇李雁爲如猛虎憑威下視犬羊

往往遭急縛

洙曰曹

布縛虎不

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

洙

子將食其肉寢處其皮○立之曰左傳襄二十八年子雅子

無

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師曰錄山之猛不

醢亦足以爲元惡之戒矣

朝逢富家翁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送客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崗

殊曰吳人殺諸葛瑾以蓋藤蔭裏死束縛以篋棄之於石手崗○十

朋曰詩譏貴妃於夙昔之日勢焰熏炙當出及祿山亂死于馬

嵬山手道倏豈非束縛之比邪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二